

第二節 佛陀遺物與遺跡的崇敬 (pp. 84–97)

第一項 遺物的崇敬 (pp. 85–89)

一、佛涅槃後，遺物與遺跡和遺體（舍利）一樣，受到佛弟子的尊敬供養(p. 85)

◎佛涅槃後，不但佛的遺體——舍利（śarīra），受到佛弟子的尊敬供養，佛的遺物，與佛有特殊關係的地點——聖跡，也受到尊敬供養，表示對佛的無比懷念。

⊙遺物，是佛的日常用具，可說是佛的「手澤存焉」¹³⁴。

⊙佛的遺跡，如菩提場等聖地，也就成為巡禮供養的道場。

◎《迦陵哦王菩提樹供養本生》，說到三種支提（cetiya）：sārīrika 是舍利；pāribhogika 是日常的用具；uddesika 是與聖跡相當的建築的紀念物¹³⁵。

※這三類，就是佛弟子為了敬念佛而有的三類支提。

二、佛的遺物流傳在各地受人尊敬供養(pp. 85–87)

佛涅槃了，佛的日常用具，就為人尊敬供養而流傳在各地。

（一）錫蘭佛教界的傳說

錫蘭佛教界的傳說，遺物的分散情形，附載在《佛種姓經》末¹³⁶：

表 2·佛遺物的分散情形(p.85-86)

《佛種姓經》	
地區	佛的日常用具
Gandhāra（健陀羅）Kaliṅga（迦陵伽）	佛齒
Kusa（拘沙）	佛鉢・杖・衣服・內衣
Kapilavastu（迦毘羅衛）	敷具
Pāṭaliputra（華氏城）	水碗・帶
Campā（瞻波）	浴衣
Kośalā（拘薩羅）	白毫
brahmā（梵天）	袈裟
Avanti（阿槃提）	座具・敷具
Mithilā（彌絺羅）	火燧石
Videha（毘提訶）	漉水布
Indarapatta（印度羅吒）	刀・針箱
Aparanta（阿波蘭多）	餘物

※這裡面的佛齒與白毫，是佛的遺體。所說的佛鉢、杖、衣，在 Kusa，即貴霜

¹³⁴ 手澤：猶手汗，後多用以稱先人或前輩的遺墨、遺物等。《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漢語大詞典（六）》，p. 305）

¹³⁵ [原書 p. 88 註 1]《本生》（南傳 34，154–172）。

¹³⁶ [原書 p. 88 註 2]《佛種姓經》（南傳 41，361–362）。

(Kuşāṇa) ——大月氏王朝所轄地區。

(二) 中國僧侶所見到的遺物

◎關於佛的遺物，《大唐西域記》也說到¹³⁷：

表 3・佛遺物的分散情形(p.86)

《大唐西域記》	
地區	佛的遺物
縛喝	佛澡罐・掃帚
健陀羅	佛鉢
那揭羅曷	佛錫杖・佛僧伽黎

佛的衣、鉢、錫杖，《法顯傳》也所說相合¹³⁸。健陀羅與那揭羅曷(Nagarahāra)，都是貴霜王朝治地，所以與錫蘭的傳說一致。這可見佛遺物的所在地，多數是有事實根據的。

◎錫蘭傳說而知道 Kusa，可見《佛種姓經》的成立，是很遲的了。

◎《法顯傳》說：竭又有佛的唾壺¹³⁹。

◎與法顯同時的智猛，也在「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¹⁴⁰。

※竭又即奇沙，約在 Wakhan 谷附近。這是中國僧侶西行所見到的遺物。

(三) 小結

◎佛的遺物，散布在各地，受到尊敬，大致情形如此。

三、佛的遺物中，佛鉢受到了最隆重的敬奉(pp. 87-88)

(一) 四天王奉鉢為佛教古老之傳說

◎佛的遺物中，佛鉢¹⁴¹受到了最隆重的敬奉。

◎《法顯傳》說：「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澈光澤」¹⁴²。

◎《高僧傳》智猛傳說：「見佛鉢光色紫紺¹⁴³，四際盡然」¹⁴⁴。

※佛鉢是青黑而帶有紫色的。

◎所說的「四際分明」¹⁴⁵，「四際盡然」，是傳說佛成道而初受供養時，四天王各各奉

¹³⁷ [原書 p. 88 註 3]《大唐西域記》卷 1(大正 51, 872c)，又卷 2(大正 51, 879a-c)。

¹³⁸ [原書 p. 88 註 4]《高僧法顯傳》(大正 51, 858b-859a)。

¹³⁹ [原書 p. 88 註 5]《高僧法顯傳》(大正 51, 857c)。

¹⁴⁰ [原書 p. 88 註 6]《出三藏記集》卷 15(大正 55, 113b24-25)。

¹⁴¹ 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之〈佛鉢考〉，pp. 403-408。

¹⁴² [原書 p. 88 註 7]《高僧法顯傳》(大正 51, 858b-c)。

¹⁴³ 紺(gàn ㄍㄢˋ)：天青色；深青透紅之色。(《漢語大詞典(九)》，p. 776)

¹⁴⁴ [原書 p. 88 註 8]《高僧傳》卷 3(大正 50, 343b)。

¹⁴⁵ (1)《方廣大莊嚴經》卷 10〈24 商人蒙記品〉(大正 3, 602b17-18)：「世尊受四天王鉢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右手按之，合成一器，四際分明。」

(2) 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406：「法顯《歷遊天竺記》說：『弗樓沙國。……佛鉢即在此國。……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並留鎮守種種供養。……可容二升(斗)』

上石鉢。佛將四鉢合成一鉢，在鉢的邊沿上，仍留下明顯的四層痕跡。

※四天王奉鉢，是佛教界共有的古老傳說。

（二）佛鉢所在地之各種傳說

1、《法顯傳》記載佛鉢從東方傳至北方

據《法顯傳》說：「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犍陀衛」¹⁴⁶。佛鉢從東方的毘舍離（Vaiśālī）傳到北方的犍陀衛（即健陀羅），是貴霜王迦膩色迦（Kaniṣka）時代，西元二世紀的事¹⁴⁷。

※西元五世紀初，法顯去印度時，佛鉢就在北方。

2、古來傳說佛鉢所在地雖極不一致，其實是同一地區

◎但古來傳說佛鉢的所在地，極不一致。

⊙或作「弗樓沙」，即犍陀羅王都布路沙布邏（Puruṣapura）¹⁴⁸。

⊙或說在罽賓¹⁴⁹，罽賓是犍陀羅一帶的通稱。

⊙或說大月氏¹⁵⁰，就是貴霜王朝。

※所以雖所說不一，其實是同一地區。

3、鳩摩羅什的記載與其他傳說不合，說佛鉢在沙勒國

◎惟有鳩摩羅什（Kumārajīva）在沙勒頂戴佛鉢¹⁵¹，與其他的傳說不合。

（三）佛鉢的預言

1、《德護長者經》預言：佛鉢將到沙勒，再到中國

◎這可能印度就有此歧說，如《德護長者經》卷下（大正 14，849b）說：

「我鉢當至沙勒國，從爾次第至大隋國」。

※佛法由東南而到北印度，可能由此引出，預言佛鉢也要經西域來中國。

2、《法顯傳》預言：佛鉢將輾轉到于闐，再到中國

◎這一佛鉢移動來中國的預言，也見於《法顯傳》（大正 51，865c）說：

「法顯在此（師子）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犍陀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

3、小結：從佛鉢的種種預言，可見佛鉢在佛教界受到尊重

◎這是大同小異的傳說。

⊙其中，從毘舍離到犍陀羅，是事實。

⊙到沙勒，或說于闐，中國，是沒有成為事實的預言。

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

¹⁴⁶ [原書 p. 88 註 9] 《高僧法顯傳》（大正 51，865c）。

¹⁴⁷ [原書 p. 89 註 10] 「東國王亡失佛鉢」，見《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大正 12，114c）。月氏國王伐中天竺，取得佛鉢，見《馬鳴菩薩傳》（大正 50，183c），《付法藏因緣傳》卷 5（大正 50，315b）。

¹⁴⁸ [原書 p. 89 註 11] 《高僧法顯傳》（大正 51，858c），《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79b）。

¹⁴⁹ [原書 p. 89 註 12] 《高僧傳》卷 3（大正 50，343b、338c）。

¹⁵⁰ [原書 p. 89 註 13] 《水經注》引竺法維說。

¹⁵¹ [原書 p. 89 註 14] 《高僧傳》卷 2（大正 50，330b）。

◎在西元五世紀末，寐岐曷羅俱邏（Mihirakula）王侵入北印度，佛鉢被破碎了，碎鉢又傳入波刺斯¹⁵²，以後就失去了蹤跡。

※從佛鉢的預言，可見佛鉢在佛教界受到的尊重。

第二項 遺跡的崇敬與巡禮 (pp. 89–93)

一、佛弟子思慕見佛，而發生巡禮佛的聖跡(pp. 89–92)

佛在世時，每年安居終了，各方的比丘們都來見佛。佛涅槃了，就無佛可見，這是佛弟子所最感悵惘無依的。

（一）四大聖地——佛生處、佛初得道處、佛轉法輪處、佛般泥洹處

為了這，《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說到巡禮佛的聖跡，如（大正 1，26a）說：

「佛告阿難：汝勿憂也！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

一曰：念佛生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

二曰：念佛初得道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

三曰：念佛轉法輪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

四曰：念佛般泥洹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

阿難！我般泥洹後，族姓男女，念佛生時功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四處巡禮，出於念佛——繫念佛的功德、遺法。思慕見佛，而發生巡禮佛的四大聖地——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

1、親臨聖地，憶念佛當時的種種功德，就恍如見佛一樣

親臨這些聖地，憶念佛當時的種種功德，就恍如見佛一樣。《長部》的《大般涅槃經》，也這樣說；並說「信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眾弟子都去巡禮¹⁵³。

2、阿育王親身巡禮聖地，促使巡禮聖地的風氣格外興盛

四大聖地有寺塔（應是支提 Caitya），《大唐西域記》也說此四地都有窣堵波（stūpa）。阿育王（Aśoka）曾巡禮，可見巡禮聖地，早已成為風氣。不過阿育王廣建塔寺，又親身巡禮，促使巡禮聖地的風氣，格外興盛起來。

（二）八大聖地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佛教界有了八大聖地說。綜合為八大聖地，可能並不太早，但各別的傳說，也是早已有之。趙宋譯《八大靈塔名號經》（大正 32，773a）說：

「第一、迦毘羅城龍彌你園，是佛生處。

第二、摩伽陀國泥連河邊菩提樹下，佛證道果處。

第三、迦尸國波羅奈城，轉大法輪處。

¹⁵² [原書 p. 89 註 15] 《蓮華面經》卷下(大正 12，1075c–1076a)，《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79c)，又卷 11(大正 51，938a)。

¹⁵³ [原書 p. 93 註 1] 《長部》(16)《大般涅槃經》(南傳 7，125)。

第四、舍衛國祇陀園，現大神通處。

第五、(桑迦尸國)曲女城，從忉利天下降處。

第六、王舍城，聲聞分別佛為化度處。

第七、廣嚴城靈塔，思念壽量處。

第八、拘尸那城娑羅林內大雙樹間，入涅槃處。

如是八大靈塔」¹⁵⁴。

1、八大聖地中有四處與四大聖地相同

◎八大聖地中，一、二、三、八——四處，就是上面所說的四大聖地。

2、增出的四處，都有神通與預言的成分

◎第四，佛在舍衛城（Śrāvastī），七日中現大神通，降伏六師外道。

◎第五，佛在忉利天（Tuṣita），為母說法。三個月後，從忉利天下降「桑迦尸」

（Sāṃkāśya）。法顯與玄奘，都曾見到當地的遺跡；但玄奘作劫比他國（Kapitha）。

◎第七，廣嚴城，即毘舍離（Vaiśālī），佛在遮波羅塔（Cāpāla Caitya）邊捨壽，宣告三月後入涅槃。

◎第六，佛在「王舍城（Rājagṛha）聲聞分別佛為化度處」，極可能是佛成道以後，度三迦葉，與千比丘來王舍城，頻婆沙羅王（Bimbisāra）迎佛處。當時，佛年青而鬱毘羅迦葉（Uruvelā-Kāśyapa）年長，所以一般人不知到底誰是師長，誰是弟子。佛命優毘羅迦葉現神通，並自說為什麼捨棄事火而歸信佛，於是大家知道他是弟子（聲聞即聽聞聲教的弟子）。說法化度的情形，見《頻毘娑羅王迎佛經》¹⁵⁵。

※增出的四處，都有神通與預言的成分。這都是佛教界傳說的盛事，特別是大現神通與從天下降的故事。

3、小結

這八大聖地，都是佛弟子巡禮的主要地區。

（三）佛陀在印度的遺跡對佛教延續與發展有重要的作用

◎四大聖地、八大聖地，只是佛陀遺跡中最重要的。

◎佛遊化於恒河（Gaṅgā）兩岸，到處留傳下佛的聖跡。從《法顯傳》、《大唐西域記》所見，

◎特別是東南方的伽耶（Gayā）、王舍城、華氏城（Pāṭaliputra）、毘舍離一帶。

◎西北方的舍衛城、迦毘羅城（Kapilavastu）一帶，到處是聖跡充滿。

◎巡禮的到達這裡，就彷彿與當年的佛陀相觸對，而滿足了內心的思慕，也更激發起崇敬的情感。對佛教的延續與發展，是有重要作用的！

¹⁵⁴ [原書 p. 93 註 2]《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8(大正 24, 399a)，義淨的附注，即八大聖地。

¹⁵⁵ [原書 p. 93 註 3]《中阿含經》卷 11《頻毘娑羅王迎佛經》(大正 1, 497b-498c)。

二、佛教向南北發展，傳出了佛神通遊化的事跡(pp. 92-93)

(一) 北方

在佛教發展到北天竺，也就傳出了佛遊北方的事跡，《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9（大正 24，40a-41c）說到：

表 4・佛遊北方的事跡(p.86)

地點	事件
積集聚落	調伏覺力藥叉
泥德勒迦聚落	調伏法力藥叉
信度河邊	調伏舡師及鹿疊藥叉
仙人住處	調伏杖灌仙人
無稻耨龍王宮	調伏無稻耨龍王
足爐聚落	調伏仙人及不發作藥叉
犍陀聚落	調伏女藥叉
稻穀樓閣城	化勝軍王母
乃（及？）理逸多城	調伏陶師
綠莎城	調伏步多藥叉
護積城	調伏牧牛人及蘇遮龍王
增喜城化天有王	調伏栴茶黎七子并護池藥叉
增喜城側降龍留影	調伏二女藥叉
軍底城	調伏軍底女藥叉

(二) 南方

佛教流行到南方，錫蘭也傳出了佛三次來遊的故事，如《大史》第一章說：

表 4・佛遊南方的事跡

時間	地點	事件
成道九月	摩醯央伽那塔	化藥叉
成道後五年	龍島	化大腹龍；小腹龍
成道後八年	往迦梨耶，昇須摩那峰	留下足跡

(三) 小結：神通遊化的傳說，雖與事實不同，但在佛弟子的信仰中，同樣受到崇敬

南方與北方的傳說：與恆河兩岸的聖跡，性質不同。如佛去北天竺！是與金剛手藥叉（Vaiśālī）乘空而往的¹⁵⁶。去錫蘭，也是乘神通而往來的。這雖與事實不同，但在佛弟子的信仰中，沒有多大分別；如佛影洞¹⁵⁷等，同樣受到巡禮者的崇敬。

¹⁵⁶ [原書 p. 93 註 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9(大正 14，40a)。

¹⁵⁷ 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122：「《西域記》（卷三）說：佛影洞在城西南二十餘里，所以應在今閼羅羅城（Jalālābad）附近。然本傳說在乾陀羅，與化真陀羅的乾陀衛，是同一國名。」

第三項 供養與法會 (pp. 93–97)

一、供養(pp. 94–95)

(一) 供養遺物、遺跡、遺體的風氣，也適用於佛弟子及後代的大師們

◎佛的遺物、遺跡、遺體一樣的受到佛教四眾的崇敬供養。供養遺體、遺物、遺跡的風氣，也適用於佛的大弟子，及後代的大師們。

◎如毘舍離 (Vaiśālī) 有阿難 (Ānanda) 的半身翠堵波——塔 (stūpa) ¹⁵⁸；

◎梵衍那 (Bāmiyān) 有商諾迦縛娑 (Śāṇaka-vāsa) 的鐵鉢與袈裟¹⁵⁹。

◎大弟子與後代大師，也留下不少遺跡，受到後人的敬禮。這些，都成為印度，印度以外的佛弟子，一心嚮往瞻禮的對象。

(二) 其中，佛牙、佛鉢、菩提樹，最受尊敬與供養

在這三類中，遺體中的佛牙，遺物中的佛鉢，遺跡中菩提場的菩提樹，最受信眾的尊敬。

1、佛鉢

◎佛鉢在犍陀羅 (Gandhāra) 時，「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¹⁶⁰。

◎《法顯傳》也說：「此處起塔。……日將中，眾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¹⁶¹。

◎玄奘時已失去佛鉢，僅留有「故基」，不再見虔誠供養的盛況。

2、菩提樹

(1) 菩提樹象徵佛的成道，所以受到非常的尊敬

◎成佛處的菩提樹，象徵佛的成道，所以受到非常的尊敬。《阿育王傳》說：阿育王「於菩提塔其心最重，所以者何？佛於此處成正覺故」¹⁶²。

◎菩提樹象徵著佛道，所以傳說凡摧殘佛教的，要剪伐菩提樹，而誠信佛法的，就要盡力的加以保護，使菩提樹滋長不息¹⁶³。

(2) 佛法傳入錫蘭，菩提樹也分了一枝到錫蘭

佛法傳入錫蘭，菩提樹也分了一枝到錫蘭。當時迎請分植的情形，傳說中達到了空前的盛況，其後又分枝遍植到錫蘭各地¹⁶⁴。晉法顯所見的，無畏山寺

(Abhayagirivihāra) 佛殿側的菩提樹，「高可 20 丈」¹⁶⁵。

(3) 菩提樹是適宜熱帶的植物，所以北方佛教沒有分植菩提樹的傳說

菩提樹——畢鉢羅樹 (pippala)，是適宜熱帶的植物，所以傳入北方的佛教，沒有分植

¹⁵⁸ [原書 p. 97 註 1] 《大唐西域記》卷 7(大正 51, 909a)。

¹⁵⁹ [原書 p. 97 註 2] 《大唐西域記》卷 1(大正 51, 873b)。

¹⁶⁰ [原書 p. 97 註 3] 《水經注》引竺法維說。

¹⁶¹ [原書 p. 97 註 4] 《高僧法顯傳》(大正 51, 858b)。

¹⁶² [原書 p. 97 註 5] 《阿育王傳》卷 2(大正 50, 104c)，《阿育王經》卷 3(大正 50, 139b)。

¹⁶³ [原書 p. 97 註 6] 《大唐西域記》卷 8(大正 51, 915c)。

¹⁶⁴ [原書 p. 97 註 7] 《大史》(南傳 60, 269–279)等所載。

¹⁶⁵ [原書 p. 97 註 8] 《高僧法顯傳》(大正 51, 865a)。

菩提樹的傳說。

二、法會(pp. 95-96)

(一) 從日常的供養，發展為定期的法會

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供養，建塔或支提（Caitya）而外，就是香、華、幡、幢、燈明、伎樂的供養。對於佛的懷念追慕，

◎一方面，從當地人的尊敬，發展為各方弟子的遠來巡禮；

◎一方面，佛牙、佛鉢、菩提樹等，從日常的受人供養禮拜，發展為定期的集會供養。

1、菩提樹

如《大唐西域記》卷 8（大正 51，915c）說：

「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眾，不召而集（於菩提樹處）。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炬繼日，競修供養」。

※菩提場的菩提樹，每年一日，形成佛的涅槃大會。

2、佛牙

又如錫蘭的佛牙，每年曾舉行三月的大會¹⁶⁶。

3、佛骨及肉舍利

◎摩訶菩提僧伽藍（Mahābodhi-saṃghārāma）的佛骨及肉舍利，「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眾人」¹⁶⁷。

◎大神變月滿：是「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¹⁶⁸。

4、小結

定期的崇敬供養，形成佛教的節日——紀念大會。

(二) 大會供養與佛的重要史實有關

1、大眾部

◎《摩訶僧祇律》一再說到大會，如卷 33（大正 22，494a）說：

「若佛生日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五年大會，作種種伎樂供養佛」。

◎大會供養，有一定的節日，也與佛的重要史實有關。逢到那一天，一般寺院當然也可以舉行，而在有關佛史的地區，如生日大會與嵐毘尼（Lumbinī），菩提大會與菩提場，轉法輪與波羅奈（Vārāṇasī），古代有過隆重的法會供養。

◎《僧祇律》一再說到大會，說到「阿難大會，羅睺羅大會」¹⁶⁹，卻沒有涅槃會，這意義是值得思考的！¹⁷⁰

¹⁶⁶ [原書 p. 97 註 9]《高僧法顯傳》(大正 51，865b)。

¹⁶⁷ 《大唐西域記》卷 8(大正 51，918b12-13)。

¹⁶⁸ [原書 p. 97 註 10]《大唐西域記》卷 8(大正 51，918b13)。

¹⁶⁹ [原書 p. 97 註 11]《摩訶僧祇律》卷 28(大正 22，454b)，又卷 40(大正 22，546c)。

¹⁷⁰ (1)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62：「大眾部系傾向於理想的佛陀，以為佛身是無漏的，是出世間的，如《摩訶僧祇律》說：『世尊雖不須，為眾生故，願受此藥』。這是說：佛身無漏，是不會生病的，當然也就不需要服藥。所以說佛有病服藥，那是方便，為後人作榜樣，如比丘有病，就應該服藥。」同書 p. 63：「大眾部以為：此土的釋尊以外，

2、有部

《僧祇律》說「五年大會」，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也有，更有六年大會與二月大會，如¹⁷¹說：

- 1)「若有般闍婆瑟會[五歲會也]，若有沙婆婆瑟會[六歲會也]！若二月會，若入舍會」。
- 2)「佛聽我作般闍于瑟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般闍于瑟會。佛聽我作六年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正月十六日乃至二月十五日作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
- 3)「世尊為菩薩時，經於幾歲而除頂髻？佛言：五歲。我今欲作五歲大會！佛言：應作。世尊！菩薩於幾歲時重立頂髻？佛言：六歲。餘如前說。世尊！我欲為作瞻部影像，作佛陀大會！佛言：應作。」

◎比對這三則，

- ◎般闍婆（或作「于」）瑟吒（pañcavārṣikamaha）是五年大會。
 - ◎沙婆婆（或作「于」）瑟吒（ṣaḍvārṣikamaha），是六年大會。
 - ◎正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會，可推見為「二月會」；可能是神變月會，比《西域記》說遲一月，或是譯者換算印度曆為漢曆所引起的歧異。
 - ◎「入舍會」是民間始住房屋的節會。
 - ◎五年大會，本為世俗舊有的，五年舉行一次的無遮大會；佛教結合於釋尊當年的五歲而剃除頂髻，化為佛教的頂髻大會，這也是《僧祇律》所說到的。
- ※這與神變月大會一樣，都是佛教適應民俗而形成的法會。

三、總結(pp. 96-97)

佛的生日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涅槃大會），以及神變月會，五年大會，都是為了佛，對佛「憶念不忘，生戀慕心」而表現出來。

十方世界也有佛出世的；世界無量，眾生無量，怎能說只有此土有佛？經上說沒有二佛同時出世，那是約一佛所化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說的。現存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的 Mahāvastu（《大事》），及《入大乘論》，都說到了大眾部系所傳，他方世界佛的名字。佛陀的理想化，十方化，實由於『釋尊的般涅槃，引起了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思慕懷念，日漸理想化，演化為十方世界有佛現在，多少可以安慰仰望佛陀的心情。這樣，與尊古的上座部系，堅定人間佛陀的信心，思想上是非常的不同了！」

- (2)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3章〈本生·譬喻·因緣之流傳〉，p. 156：大眾部系的十方現在有佛說，今檢得：說出世部：東方有 Mṛgapatiskandha、Sīmahanu、Lokaguru、Jñānavāja、Sundara 佛。南方有 Anihata、Cārunetra 佛。西方有 Ambara 佛。北方有 Pūrṇacandra 佛。大眾部：「青眼如來等，為化菩薩故，在光音天」。大眾部（末派）：「東方七恆河沙佛土，有佛名奇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彼土」。他方佛現在，是大眾部系說。

¹⁷¹ [原書 p. 97 註 12] 1. 《十誦律》卷 5（大正 23，33c）。2. 《十誦律》卷 48（大正 23，352b）。3.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 5（大正 24，435a）。